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九十六回 玉鏡台前遭白眼 流蘇帳底進紅丸

齊八萬不料老五竟偷他的東西逃走，心中氣憤已極，當時臉也來不及措，僱黃包車坐到老五的娘家，見門還閉著，他也不敢三七二十一，手腳並用，把大門敲得震天價響，不知怎的裡面也沒人開，只一個娘姨，在樓上開窗下望，問什麼人？這樣死命叩門做什麼？齊八問五小姐來沒來？娘姨惡狠狠回了句沒有來，就此閉上窗不睬他。齊八觸了個霉頭，只得再向別處找老五，那裡有她的蹤跡。齊八無奈，回轉自家的公館，悶悶不樂。他一班弟兄見了，紛紛議論說：「今兒老八又不知受了誰的委曲？」齊八也不睬他們，吃飯時候，琢渠來了，齊八想起他是老五的介紹人，因將昨兒這件事對他說知，琢渠也甚吃驚，說：「我原曉得這位老五的聲名不十分好，當時若非你八少爺自己看中意她，我也決不敢替你兩個人拉攏的。現在她除拿你這只鑽戒之外，還捲去什麼別的物品沒有？」齊八道：「別的雖沒拿我，但這一隻鑽戒，已值七千多塊錢了。」琢渠吐出舌頭道：「看不出這姑娘有此辣手，不過八少爺難道就此同她甘休了不成？」齊八道：「這個我一定要追究的，不比三百五百，一千八百塊的事，也許我就認吃一個虧。這鑽戒的數目太大了，我非向她索回不可，只恨沒處可找她的人罷了。」琢渠道：「難道她不躲在娘家那裡麼？」齊八說：「我也曾去找過她的了，她們娘姨回我說沒去呢。」

琢渠笑道：「八少爺你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了。就是她躲在那裡，娘姨焉肯告訴你真話。所以你若尋她，非得親闖進去，搜一下子不可。」齊八亦以為然，問琢渠搜尋的方法。琢渠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有了，你要遇著她，進前門萬萬不興，因你這邊一敲門，她樓上早有準備，老五很瘦小的身子，藏在冷角裡，你陌生的休想找尋得著，所以惟有進後門的一法，而且還不能堂堂正正的叩門，最好乘人不備，同做賊般的掩進去。」齊八笑道：「他偷了我的東西，你還叫我做賊。」琢渠也笑道：「做偵探原同做賊的相差無幾呢，而且時間既不可太早，也不可太遲，太早了也許她還睡在床上，閉著房門，你也不便亂闖。太遲了恐她走了出去，你空跑一趟事小，這番若被他們知道，下遭就要預備你再闖，也不讓你撞見她了。故此必須揀她梳頭的時候去最好。現在一班時路朋友，梳頭大概在三四點鐘之間。因老五不吸鴉片煙，料相不致再遲，你也以這個時候前去為最妙。」

齊八皺眉道：「你的計雖高妙，但我只一個人，倘然身入重地，被他們人多手眾，設或將我暗算，如何是好？」琢渠搖頭道：「這就難了。要做偵探必須帶幾分冒險性質才興，你没看過電影麼？」齊八說：「這不能與電影同論。此事非得你和我同走一遭不可，因當初也是你的來頭，現在休想置身事外。」琢渠笑道：「我原曉得你八少爺不肯饒放我的。適間進門時候，你對我一說，就預備著了。不過有句話一定要聲明的，八少爺的事，我賈某當然出力，然而卻不關老五是我的來頭之故。出力乃是出在我們倆交情上，若說因我來頭而為你出力，這倒變作我同老五有串通作弊的嫌疑了，我可不能擔此冤枉責任的。」

齊八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琢渠一句話將身子撇出事外，心中頗為得意，遂獻策道：「我和八少爺同走後門，恐有未便，最好你先由後門進去，我在三五分鐘之後，也敲前門進內，這樣你已到了樓上，不致讓老五聞聲逃走，二來就使他們要難為你，聽得有人叩門，自然也不敢了。」齊八鼓掌稱妙。當日琢渠就在他這裡午飯，飯後陪齊八吸了幾筒煙，不知不覺，已到三點鐘時分。琢渠摸表一看，忙催齊八快些吸完這筒煙就走罷，時候到咧。齊八忙一口氣吸完了煙，教人收下去挖灰，自己戴上帽子，和琢渠一同出來。也不坐汽車，僱黃包車到老五娘家的附近停下。二人步行到她家後門口，探頭張望，恰巧後門開著，裡面有個娘姨在灶上洗鍋碗，大約是才吃罷中飯的光景。齊八見了，對琢渠說：「裡面有著人，不能進去了。」

琢渠道：「那又何妨，到底不是真個作賊，何用怕什麼人。你只消一闖上前，令他們措手不及就是了。」齊八說：「我若進去了，你可一定要敲前門的。」琢渠說：「這個自然，你放心便了。」

齊八始大著膽，闖後門入內。娘姨原認得他，卻不防這樣一個闊少爺，今天忽進後門，心中陡的一驚。雖然主人有命，某人來時，不可讓他進內，但他已進來了，卻又不便推他出去。正手足無措間，齊八已直闖過灶間，轉入屏門後面，上扶梯了。娘姨大窘，直跟他到扶梯腳下，濕淋淋的兩手，又不敢抓住他衣襟，只得在下面大聲喚：「五小姐，八少爺上來了。」這一聲嚷，分明知照齊八，老五確在樓上一般，齊八一氣上樓，揭門簾進房，果然不出琢渠所料，老五正在房中梳頭。她也聽得娘姨叫喚，頗疑惑因何不聞敲大門聲響。但既已上來，避之不及，也只可不避了，仍舊面不改色的坐在梳妝台旁邊。齊八上來，她連頭也不回，若無其事。齊八轉到她面前，問她因何不別而行？老五說：「我出來時候，你不是在家裡麼？難道你自己沒聽得的，還要我告別不成？你們的禮節，也未免太大了。」

齊八說：「別的話不講，你拿我的金剛鑽戒指，快還了我罷。」老五搖頭道：「誰拿你什麼金剛鑽戒指，我可沒有看見。」齊八變色道：「你休抵賴，我曉得這戒指一定是你拿的。」說時聽底下叩門聲音，知是琢渠來了，心中益發膽壯，對老五說：「你非得馬上拿出來還我不興，不然我可要當你賊辦了。」老五聽說，也十分動怒，粉臉一沉，說道：「放屁，誰做賊來，偷了你什麼東西？你有憑據沒有？」齊八還未回言，琢渠已奔上來了，一跨進房門，就笑聲大作，說：「哈哈，原來八少爺也在這裡。」又道：「咦，你們兩口兒面孔豎起著做什麼？小夫小妻，淘氣可難為情呢！」齊八同老五二人，都不做聲。琢渠又問齊八：「八少爺因何這般動怒？」

齊八假意將一情一節，告訴他聽了。老五也是聰明人，心想姓賈的因何早不來遲不來，卻揀在這個時候來呢？一時恍然大悟，曉得這一定是他兩個串同來尋我的事了，然而有何懼哉，自己仍舊梳著頭，齊八說話時，並不岔口，待他說完，方問：「你說我拿你的東西，有憑據沒有？」齊八說：「戒指放在枕頭旁邊，房中又沒有外人，不是你拿的是誰？」老五說：「這是你咬我一口的話，不能算是憑據。我又不是昨兒才同你相識的，為何早幾天不拿你的，卻待昨兒才拿你的呢？明明是你自己在外間遺失了，咬我一口罷了。」齊八說：「我為何不咬別人偏來咬你，你若為為著偷了我的東西，心虛之故，因何天沒亮就跑出去了？」老五道：「我因記掛著娘，所以起早出來望她的，難道早起出來的人，都是偷著了別人的東西心虛之故麼？如此說來，包打聽也用不著了，只消早上出來在馬路上候著便了。」

齊八無言可答。琢渠岔出來說：「你兩個休同小孩子般鬥口了，讓我來講一句公話罷。五小姐同八少爺愛情很好，誰不知道，閨房之樂，也許拿你一隻戒指玩玩，這也無背情理，你八少爺不該說他偷你的東西，這一句話，教人怎當得起。」話猶未畢，老五將桌子一碰，罵道：「放屁，誰人拿他的東西？那個同他作耍？你說話明白些。」琢渠驚得臉漲緋紅，說道：「原是什么呢，我話也沒講完咧。何況五小姐不是這樣的人，她素不喜歡作耍，又何致拿你的東西呢。八少爺你須得自己先調查一個明白，才是道理呢。」老五聽他說話一句進一句出，心中暗覺好笑，但齊八卻被她弄得大沒下場，兩眼望著琢渠，口中叫不出的苦。琢渠對他連連努嘴，意思叫他仍舊硬下去，不可讓步。於是齊八又做作虎勢，跑到老五身旁，一拍桌子，說：「你抵賴無益，這東西我曉得一定是你拿的，非還不可。」

老五卻冷冷微笑一聲說：「你放顏色給我看看罷，隨便你報巡捕房，著包打聽到這裡來搜就是，搜不出你可得償還我的名譽損失。」說罷，又對著鏡子梳她的前流海了。齊八空搭一個架子，沒人看他的。琢渠也著實替他沒落場，便假意上前勸道：「八少爺休得生氣，東西失卻了，自然有水落石出的時候，現在無須著急，就使有話，家內也盡可講得，何必在此吵吵鬧鬧，給旁人聽了豈非笑話。好在五小姐的頭也快梳好了，八少爺等她梳好頭，你兩個一同回去，幫著尋尋，也許遺在什麼地方，一個人眼力不及，兩個人尋尋，就可以尋到了，這句話是不是？」說時連向齊八擠眼，齊八也會意，這是哄老五回去，可以強迫她吐實之意。但老五也十分聰明，暗罵姓賈的該死，我豈肯上你們的老當，自投羅網，故又冷笑一聲說：「多承好意，他那裡我可不敢去了。好好兒出來，還說我拿他的東西，日後更不知要冤枉我做什麼呢。我還有五千塊錢衣裳在那裡，仍請你們替我送了來罷。」

齊八原不知她有多少衣裳藏著，現在聽她說有五千元之數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吃住他這些東西，也是好的，信口答道：「你要衣裳，自己去拿，誰吃飽了飯有工夫替你送呢。」琢渠也覺老五既有這許多衣裳，抵上戒指，相差已是無幾了，也就不再作難，假意勸齊八一同出來，誰知卻中了老五的空城之計。老五見他們走後，即與她娘計議說：「齊八那廝，並不足畏。所怕賈琢渠這殺胚，他是把小扇子，往往要被他的煽出火來的。現在惟有走他的腳路，叫他不干涉這樁事，剩齊八一個人，我們就容易對付了。」要鑽琢渠的腳路，惟有向他姘婦鳳姐那裡設法。老五之母，與鳳姐素有往來，當下就揀家中現成的衣料，還是老五二十歲生辰，一班姊妹朋友所送的，拿了四色，約值三十元之譜，由她老母親自送往鳳姐那裡，運動內線不提。再說齊八同琢渠出了門，兩個人都垂頭喪氣，彼此無言。走了一段路，齊八歎口氣，琢渠說：「我們今兒來這一趟，還算沒完全失敗。」

齊八問此言怎講？琢渠道：「她適才不是說那邊小公館中，還有著五千多塊錢衣裳麼？不然我們既沒知道，她或者趁你不在那邊的時候，一個人掩過去搬了出來，那時就沒法奈何她了。現在幸虧我們今兒去這一趟。她無心脫口說出此言，你就可將她這些東西吃住了，不還她的。這樣她拿你的東西，所值七千餘元，你可扣住她五千元衣裳，兩兩相抵，所差不過二千元光景，就是認吃虧也看得見了。倘使我們今朝不來，如何能得知此中秘密。所以我說今兒來這一趟，並不失敗，就是此意。」齊八聽了，覺今兒這一次冒險，果然獲益匪淺，心中樂意非凡，尤感激琢渠提醒他的功德。琢渠也自鳴得意，當時也不跑了，兩個人僱車同到那小房子內，走進房門，琢渠頓覺一呆，因見這房內，並沒多少大皮箱大衣櫥，只有一口西式五斗櫥，和一具獨塊玻璃的小衣櫥，不像置得下五千元衣服的模樣，心中還以為老五所有的衣服，一定是些貴重細毛，只消一件銀槍貂皮，就可值一千元開外了，再加上幾件草上霜仙桃貂之類，就價值不貲，然而一包裹也打得下呢，有錢人的衣裳，原不能和平常人相比，若講五千塊錢羊皮，可就裝幾十皮箱也裝不下咧。齊八並不自己動手，卻喚娘姨：「你把少奶奶的衣裳，替我匯在一處，我要搬回去。」

娘姨答道：「少奶奶並沒衣裳在這裡，她就是換下的襯衫、褲襪子、手巾等件，也嫌我們洗得不乾淨，必須送往老太太那裡，讓洗衣作裡去收，洗好了也送到那邊，再帶到這裡來替換的，所以這裡連襪子都沒一雙呢。」齊八聽了大驚，便是琢渠也彷彿當頂門澆下一桶冷水，口內不言，心知著了老五的道兒，真所謂老拐子上小拐子的當了。齊八心猶不死，親自開櫥觀看，何嘗不空空如也呢，一時只氣得他手足冰冷，呆立如癡。琢渠也覺大難為情，因他適才誇口說沒完全失敗，現在未免無言對付齊八。半晌，仍由琢渠先開口說：「我們今兒這個老當，可上得不小呢。」

齊八不做聲。琢渠又說：「看不出老五倒有這樣大的槍花，我是外邊人自然知道不了這裡內情，八少爺因何也不曉得她這裡有衣裳沒衣裳呢？」齊八搖頭道：「誰顧著這些小事。」琢渠道：「這就是八少爺自己的疏失。現在也不必動氣，她既然這般刁鑽，我們慢慢的想個法兒收拾她就是了。」齊八說：「我想她適才還口硬，叫我報巡捕房，我想當真到捕房中報一下子失竊，著包打聽往她家中搜尋，坍塌她的台也好了。」琢渠道：「此法不興。一來於你自己有關顏面。二來你無憑無據的報告，恐捕房也不肯依你的心思，任意到人家去搜尋呢。此事不用性急，欲速反恐不達，還不如暫且丟開，隔一陣再作道理便了。」

齊八猶恨恨不已，琢渠再三勸他，兩個人一同到堂子內，因今天是朋友請的碰和。齊八心中煩悶，不願入局。因令琢渠儀表，自己卻橫到榻床上吸煙。後來又來個吸煙的朋友，齊八認得他是做律師翻譯的，忽然想起自己那件事，因就問他，設或有個人納妾，被她偷了東西逃走，可以控告的麼？翻譯道：「那是刑事案，為何不可控告，但不知是誰的如夫人？」齊八慌忙開口說：「朋友的事，我也不十分仔細。」

翻譯說：「原來如此，不過這種事，你要遇見這朋友，還得叮囑他一句，若使提出控訴，必須愈早愈妙，千萬不可多拖日子，因我那邊辦過許多同類的案子，若是日子近的，無有不馬到成功，若使日子隔多了，往往要失敗呢。」齊八不曉得他是一句生意經絡，聽了暗說：「琢渠該死，他教我慢慢設法，豈不誤了我的大事。今兒幸遇此人，何不就托他的律師代表起訴。翻譯本是老奸巨滑，看他兩眼定著轉念頭，已料到八九分是他自己身上的事，假托朋友，故此又伸一條腳說：「我們律師那裡辦事，還有一樁好處，就是能守秘密，事無巨細，若委托我們律師辦了，外間決不洩露一點。就是上了公堂，也可抹煞了，不讓報紙登載，大概這種事，出於大人家的居多，事主都要顧全面子，不肯張揚。我們律師有這點手勢，故而委托他的人，非常之多呢。」

齊八聽了，恰中心懷，托他打官司之意，更為堅決。四顧無人竊聽，便從實將自己一段事，一往從頭對他說了。那翻譯一邊聽，一切顛頭播腦的說：「這件事八少爺理由十分充足，當然可以起訴的。不是我勸八少爺興訟的話，若使今番你自己退讓了，日後那一方面，還要當你洋盤呢。」齊八道：「原為如此，所以我非出出他的氣不可。」那人拍胸脯說：「這樁事包在做兄弟身上，一定讓你八少爺滿意，非但原璧歸趙，還可得十二分的面子。」

齊八大喜，他二人就在煙榻上講定一樁交易，連琢渠都隻字不曉。後來散的時候，齊八當著朋友面前，也不便告訴琢渠知道。這夜琢渠到鳳姐那裡，鳳姐一見面，就問他同齊八、老五究鬧的什麼把戲？琢渠驚問：「你如何知道的？」鳳姐說：「我自然知道，你可知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呢。」琢渠道：「原來你不是個女秀才，我倒失敬了。」鳳姐說：「我勸你少管管閒事罷，齊家雖然有財有勢，你要幫著他欺負一個女子，可罪過得很呢。」琢渠道：「好得很，你居然幫他們做說客來了。齊八原打算到巡捕房控告去的，被我捺住了。沒你做說客，我早已幫了老五的忙咧，你告訴他們放心便了。」

鳳姐暗喜，次日琢渠與齊八見面，齊八也沒告訴他，自己教律師起訴的說話，琢渠既無所知，老五那裡得了鳳姐的回音，也以為他們煙消火滅，不成問題了，彼此都十分放心。豈知隔了一個多禮拜，忽然公堂上出傳票，要傳老五到案。其時恰值老五不在家內，家中人嚇昏了，也沒人敢問他們是何案由，及至第五回來，聽得這件事，真同丈二長的和尚，摸不著他頭腦。幸虧自己娘有個外國朋友，做過包打聽的，托他查一查，方知某律師代表齊某人，告她偷竊七千元的鑽戒一樁刑事案，本來要出提票的，因為她是女流，所以特別通融，出的傳票。老五得信，大吃一驚，暗想齊八那件事，不是鳳姐前來說，他們已作罷論了麼？如何現在又告起我來，慌忙著人請鳳姐來家責問。鳳姐也茫無頭緒，說：「我們少爺並未提起這句話，你別纏錯了。」

老五說：「這是新衙門裡來的消息，決不致誤，你再問問你們少爺，也許他知道了沒告訴你。」鳳姐果然依她的說話，夜間向琢渠盤問。琢渠大駭說：「哪有這句話，因何齊八沒同我提起一點呢？然而若無此事，新衙門的傳票何來？這倒不可不問他一個明白。」當夜他曉得齊八在家裡，便借別家的電話打過去問其所以。齊八笑答道：「原來你還沒知道呢，我以為早告訴你咧。律師果然是我請的，細情明兒對你講罷。」說完搖斷鈴。琢渠因齊八事無巨細，都要同他商量，偏偏這件大事，沒預先對他談起，心中老大不快活，回來對鳳姐說了，猶自忿忿不已。鳳姐說：「你自己且慢動氣，日前人家托了我們，你也答應過，說齊家不起訴了，現在失人家的信，教我怎樣對得住人家？」琢渠作色道：「你這句話詫異了，又不是我令他起訴的，人家要起訴，教我也沒法可施呢。」

鳳姐歎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人家當我們一個人物，特地來求我們幫助，就使現在齊家作弄了你，這原是齊八對不住你，你我必須替那一面想想兒才好。」琢渠皺緊眉頭不做聲，鳳姐又道：「齊八那廝，著實可惡。你雖然一片忠心的幫他，他還當你外國奸細，這件事故意對你說不起訴，一方面卻串通律師，竭力進行。現在事已發作，他猶不肯將細情告訴你聽，可見他並不當你朋友呢。」

琢渠被他一陣挑撥，益發冒火，憤然回答說：「他不當我朋友，我自有報復之法。現在你可去告訴老五，令她不用擔憂，教她也馬上請個律師，預備上堂，提起反訴齊八不顧瞻養，還可咬他吞沒五千元的衣飾，因那天老五有這句話，齊八並未回他沒有，我可以做見證的。」鳳姐聽了，十分歡喜，說：「你當真肯做見證麼？」琢渠道：「自然肯做見證。」鳳姐當即預備要去，琢渠問她哪裡去？鳳姐回言：「到老五那裡給回音。」琢渠說：「你瘋了，這是家裡講的話，你難道要我真的替老五做見證麼？被朋友們知道，豈不笑殺。」

鳳姐聽他忽然翻悔，粉臉頓時沉將下來。琢渠見時候不早，也急於要回公館向少奶奶那裡銷號去了。鳳姐卻連夜到老五那裡，

報告一切。老五母女，也以反訴為然。但聽到琢渠起初肯做見證，後來忽然不肯起來，未免踟躕無計，因現在琢渠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，若肯幫助他們打官司，十分中倒有九分可占贏面呢。所恨他不肯出場，為之奈何？那時恰值張老四也在老五家中，聽他們刺刺議論，不知何事，問其所以。老五在先本瞞著他，此刻事急了，也不能再避嫌疑，將一情一節對他說知。張四聽了，大抱不平，皆因有酸素怒氣兩種作用，所以發作出來，效力更大。當下義形於色，自拍胸脯說：「這件事你們為何不早對我講，若使姓賈的不肯幫你們忙，我也可以幫你的忙呢。」

老五驚問：「你怎樣幫忙？」張四說：「他姓齊的依官仗勢，我姓張的未必沒做過官，而且勢力也不輸於他們，蛇吃蛇，正好比一比長短。老實說，你五小姐和我姓張的相好，誰不知道，他現在敢控你偷他東西，我也可以告他略誘人妾，加他個一奸拐的罪名，你們那反訴還是多此一舉呢。」老五母女聽了，覺這計較比琢渠的刻毒多咧，而且張四出場，包打官司，律師費自然也是張四承當，所以他們也落得讓張四一手辦了。那張四請的律師，還兼作老五的代表。過堂這天，要求展期開審，堂上准如所請。原告律師，反對無效。齊八找尋那翻譯講話，翻譯說展期不妨，我們理由充足，遲早終得贏這件案子。齊八聞言，頗為放心。不意隔了一天，那翻譯慌慌張張，來找齊八，見面埋怨他：「八少爺你因何這樣的緊急大事，不先告訴我知道，如今卻落在別人的手內了。」

齊八聽說，不明不白，問他是什麼事？我漏卻告訴你了？翻譯說：「你所告那個女人，不是張某人的姨太太麼？如今姓張的出場，控你奸占他的侍妾，他那裡還有身契等物，證據十分充足，你現在恰巧告這女的捲逃鑽戒，豈非正投在他的網裡，賴也賴不脫了麼？倘使你早為通知我一句，我們便可預為迴避之地，他們來時，也有個對付，如今乃是你八少爺自誤，日後案情倘有翻覆，不能怪我的。」齊八料不到他們有此一著，聞言呆若木雞。那翻譯又說：「公堂上現已准了他們的訴狀，不日便要出牌票捉你，請你早為準備罷。」

齊八聞言，更驚得做聲不出。翻譯聽他沒回話，也就走了。作者寫到這裡，有句話交待。時下打官司，真是拆穿不得。原被告兩方面，雖然不共戴天，要拚一個你死我活，但這班律師翻譯，大概一鼻孔出氣者為多，每夜總會內談的，除卻花天酒地之外，便是彼此承辦的案情，事主有仇無仇，干他底事，他們卻抱著金錢主義，有時原告方面想賺被告的錢，被告方面也要賺原告的錢，於是乎是非顛倒，黑白淆亂了。所以朱子格言上說，居家戒興訟，訟則終凶，這真是至理名言呢。講到齊八所講的律師翻譯，自然也受了張四律師翻譯的運動，來此故甚其詞，危言動聽，意欲敲破齊八的竹槓。聽他沒回話，也就罷了。但齊八卻被他說得驚魂出竅，慌忙著人請琢渠來家商議。琢渠聽了，非但不代他擔憂，反暗中歡喜，心想這是你獨斷獨行的好處，與我無乾，落得講一句風涼說話道：「當初我原不教你八少爺打官司，你自己不知怎樣相信一個律師翻譯，現在惹出禍來，有什麼法想呢。」

齊八本仗著琢渠做他的謀士，此時聽琢渠回他沒法想，真急得走頭無路，說：「我公堂從未到過，現在要我做被告，這個台如何坍得下呢？」琢渠道：「那是沒法的，中國人應該受公堂裁判，除非你入外國籍去。」這本是琢渠鈍他的話，齊八嚇昏了，還以為他指點的一條明路呢，忙道：「入外國籍也好，事不宜遲，請你馬上替我打聽一下子，入哪一國的籍容易，就入哪一國便了。」琢渠聽說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：「八少爺你也太不中用了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呢。我看入外國籍也是沒用，禍從根上起，姓張的告你，自然是老五的禍胎，你若不告老五，老五也不致串出姓張的來了。現在第一要緊關鍵，問你那只金剛鑽戒指要不要了？」

齊八道：「我不要了，情願送給她罷。譬如新年裡，我多輸了七千塊錢。」琢渠道：「那就容易辦了，現在木已成舟，別無他法，只有再向老五那裡疏通，我們這裡控他之案，自請取消，教他也令張老四將控案取消，彼此作為罷論，金剛鑽戒指也不再追求，這個交換條件，還不知他肯允不肯允呢？」齊八聽說，拍手道：「妙極了！我適才怎沒想到這一著，彼此和平了結，真是再好沒有的事。然而免不得又要煩你老琢的駕，替我跑一趟咧。」琢渠面有難色道：「倘若彼此客氣的，去一趟原是無妨，無奈被你們打了官司，情面已損，再要我上門去做說客，未免太沒面子呢。」齊八賠笑臉說：「多謝你！瞧我的薄面，走一趟罷。日後案子了結，一定重重的謝你就是。」

琢渠始勉強答應著出來，回去告訴鳳姐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說：「如何？我便是個天，常言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齊老八不聽我的話，現在吃著苦了。我本來不願意管他帳的，因見他著實可憐得很，我若再不替他想法，他便要入外國籍了，所以我令他自請銷案，你也去知照老五，教姓張的也銷了案罷，那只戒指他不要了。」

鳳姐即將琢渠之言，傳到老五那裡。老五母女，無有不願意和平了結的，倒是張四從中作梗說：「打官司那有這樣容易，隨他們的高興，告就告了，取消就取消了，他們朝三暮四，我倒沒他那般容易，橫豎現在律師已經請了，堂費也花定了，彼此非見個高下不可。」老五曉得他同齊八的一股醋氣，要借這上頭髮泄了，忙使出手段，灌了好些迷湯，張四始答應他們和平了結。但有一個條件，要齊八貼還老五四千元譽損失，方許銷案，否則定不甘休。老五母女，聽張四肯幫他們敲竹槓，自然也滿口贊成，非錢不可。於是鳳姐回去告訴琢渠，琢渠再去通知齊八。齊八大怒說：「我已置價值七千元的鑽戒於不問，她還要敲我四千元竹槓，這手段未免太辣了。」琢渠勸他道：「你既已大的認吃虧了，小上頭也就認個吃虧何妨，究竟銅錢銀子事小，損壞名譽的事大呢。」

齊八想想，這句話倒也不錯，橫豎多的損失了，爽興一併認晦氣咧。於是談判終結，兩造律師方面，費用不少一個。他們既有進款，自然也落得代請銷案。齊八這一回，除掉金剛鑽戒指不算，又損失半萬元左右。便是張四無端打這一個抱不平，也花掉數百塊錢，可真丟得很沒名義。至於敲來四千元竹槓，卻都是老五母女的好處，張四不能分她半文。老五因鳳姐為他們這件事，賠了好幾次腳步，事後送給她一件價值二三百元的小金剛鑽首飾，作為酬謝。琢渠得知，亦甚歡喜。只氣煞了一個齊八，天天連大門都不出，躲在家內抽鴉片煙殺氣。老五雖得了這一票不義之財，但悻而人者，亦悻而出，她又陸續把來散在賭場之內。現在的賭局，可沒新正幾個月裡風頭盛了。她這班朋友，都聚在開裁縫店的金阿姐家中，又又一二百元底的麻雀消遣。這金阿姐的手面，倒也很闊。幾處大公館中奶媽小姐們，無不相熟，時常來往。

那個上回和老五在賭場中同吸煙的吳家奶奶，也無日不在她這裡遊玩。此人的出身，大約看官們還沒忘記，就是前書所敘，跟唱花旦君如玉相好的吳四奶奶。自同她丈夫割絕之後，每月由君如玉貼費養她，倒也相安天事。近幾月來，君如玉被人聘往杭州演戲，吳奶奶沒跟他同去，一個人在家覺得煩悶，便與一班姊妹往賭場中逛逛。遇見金阿姐，她原是替如玉做慣衣裳的，彼此本來相識，那金阿姐又善於巴結，曉得吳奶奶一個人在家煩悶，便時常去陪伴她看戲遊玩，彼此更為密切。合該吳奶奶運當頭，上海有個滑頭牙醫生，名喚小姚，不知怎的看上了她，小姚也認得金阿姐，並曉得她是一個慣做牽馬的名家。今見吳奶奶同她在一起，可不是一條終南捷徑嗎，因就重托金阿姐，替他同吳奶奶介紹，許她多少好處。一方面自己也施展那勾魂攝魄的手段，吳奶奶本是水性楊花一流，豈有不未免有情，難以自遣。但她猶恐如玉回來，得知此事，不肯答應，心中有所不敢。經不住金阿姐說如玉到一處有一處女人陪他，你何苦在此空守寂寞。一面又說了小姚許多好處，那一夜他二人煙榻上的一席談論，就為此事，存疑至今，始得揭破。

不是作者放刁，實因一枝筆講不了兩處話呢。後來吳奶奶竟入了金阿姐的圈套，與這小姚相識，幽期密約，就在金阿姐家客堂樓上的一個小房間內。來時候都托名於又麻雀，所以外間人也沒幾個知道個中真相。不過金阿姐肯把這一間重要密室，讓給他二人，原想大得其好處。偏偏吳奶奶手頭十分緊急，小姚也不是個有錢戶頭，雖然借她的地方，多少終得津貼些房金。無如金阿姐專替闊人家男女撮合，洋錢成千成百的賺慣了，這區區之數，那在她的心上，所以暗下頗不願意，卻又不便趕他們搬開，惟有用放謠言的老手段，對付他二人說：「現在小老闖杭州快回來了，他一來每夜常要到此遊玩的，你們再在這裡聚會，恐有未便。這還在其次，更有我這裡底下裁縫司務甚多，他們這班人，嘴都不甚穩當，常見你們出出進進，大約看出了痕跡，昨日我女兒聽得他們在那裡背地議論，再不早自為計，只恐要惹出大禍來了。」

二人聽說，都吃了一怔。那小老闆便是他們稱呼君如玉的別名，因此吳奶奶格外驚心。究竟小姚有見識，他一聽說話，就曉得這是金阿姐下的逐客令。略轉一轉念頭，答道：「既如此，是沒法可想的了，只有搬場咧。」金阿姐道：「這要你們自己斟酌呢。」

說罷走了下去。吳奶奶便問小姚：「你輕口說搬場，談何容易。」小姚說：「你有所不知，這老太婆的吃心，向來極狠。大約因我們給他的錢太少了，不能滿意。因此造這謠言，哄我們搬常我想我們有許多錢去塞狗洞，倒不如另外自去借一所小房子，何用在此受他們的閒話。」吳奶奶沉吟不語。小姚又道：「我還有一法，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當初我同花老七相好之時，原有一處地方借著，後來老七上漢口去了，我因那裡佈置頗為不易，一向沒捨得退掉，有時在彼會會朋友，地方倒也十分幽靜，你若願意，我們就到那邊去相敘何如？」